

芬兰文学丛书

Juha

尤哈

尤哈尼·阿霍◎著

余志远◎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Juha

尤哈

尤哈尼·阿霍◎著

余志远◎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尤哈 / (芬) 尤哈尼·阿霍著; 余志远译.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7. 10
(芬兰文学丛书)

ISBN 978-7-5153-4927-5

I. ①尤... II. ①尤... ②余... III. ①中篇小说—芬兰—现代

IV. ① I53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36682 号

责任编辑 侯群雄 岳虹

装帧设计 刘红刚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址 北京东四十二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 址 www.cyp.com.cn

门市部 010-57350370

编辑部 010-57350402

印 刷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规 格 880×1230 1/32

印 张 5.75

字 数 125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1 月 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1 月 河北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2.00 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 57350337

前 言

尤哈尼·阿霍 (Juhani Aho, 原名 Johannes Brofeldt), 1861 年出生于芬兰东部萨伏省的一个牧师家庭。1880 年至 1884 年他在赫尔辛基大学学习 4 年, 但没有获得学位。他在大学时就显示了他的文学才能。1883 年他的早期作品短篇小说《当父亲买灯的时候》就在萨伏—卡累利亚地区大学生写作比赛中获奖, 这也标志着阿霍写作生涯的开始。

《铁路》(1884) 是阿霍在 1883 年发表的成功之作。火车在当时是一种新事物。阿霍通过农村一对老年夫妻第一次坐火车的故事, 描绘了与现代文明隔绝的、自给自足的农村生活, 带有浪漫主义的色彩。阿霍还写了一些描写知识分子的作品。《牧师的女儿》(1885) 和《牧师之妻》(1893) 则是描写妇女的不幸婚姻。这两部著作中, 人物形象的刻画明确且带有忧郁的色彩, 他对自然的描写是很抒情的。《海尔曼老爷》(1884) 是一部讽刺庄园主生活的中篇小说, 这部作品的发表曾引起争议, 阿霍在该作品的第二版中做了某些删减。阿霍着重描写人物思想和心理活动的作品有《到赫尔辛基去》(1889)、《孤独》(1890) 和《忠实》(1891)。从 1890

年起，阿霍作品的题材和风格都开始发生变化。历史小说《巴奴》(1897)和《春天和残冬》表明阿霍已转向了浪漫主义。阿霍最成功的小说是《尤哈》(1911)，题材和风格都有革新的色彩。故事情节有点像《牧师之妻》中的三角恋，只是故事的发生地点放到了芬兰东部卡累利亚地区。主人公尤哈娶了年轻的妻子玛丽亚，通过玛丽亚与人私奔，反映出她的贪婪和尤哈的保守和忠厚。这部作品至今仍受人们喜爱，曾两次改编成歌剧，四次拍成电影。

阿霍还创作了许多幽默、讽刺短篇小说，共有8集，称为《刨花集》(1889—1921)，这些短篇小说在他作品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作品大多数都是描写芬兰普通人的生活，所以他被誉为“芬兰人民形象”的塑造者。阿霍是芬兰19世纪80年代文坛上的中心人物，既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也是一位很有创造性的散文大师，在芬兰文学史上的地位仅次于基维。

在翻译阿霍作品的过程中，译者得到了芬兰专家 Risto Koivisto 和 Pirkko Luoma 的大力帮助。另外，本书的出版还得到了中国青年出版社和芬兰 FILI (Finnish Literature Exchange) 的帮助。谨此向他们一并致谢。

余志远

2015年5月于北京

第1章

一座高山的山坡上，一个长长脊背的男人，身着一件麻纱衬衣，脚穿一双桦树皮鞋，正在树林里伐木开垦。一棵桦树刚倒下，他就砍向另一棵桦树，树上的叶子开始唰唰地颤动，接着破碎的木片就向四处飞扬。他砍伐腿肚子粗的树木就同砍伐矮小的树丛那样利索，而且从不直起腰来。

他在山坡上辛苦劳作的那座小山坐落在广袤无垠的荒原上，那里到处耸立着这样的山丘，宛如水洼地里的小土包。所有别的山头上，树林一直覆盖到山顶，而只有这座山头，向阳的山坡已经开始被开垦了，从山下正在往山顶挺进，不过完成了还不到一半儿。尽管如此，在这片一望无际的荒原上，一小块空地已经出现了，这是原始森林中的一个凹痕。放眼望去，坡上一片黑麦地泛起绿波，往下是青草地，再往下是沟壑，沟壑后面有一幢农舍，它坐落在一块长长的岬角的尽头，环抱着岬角的是小小的湖泊、弯弯扭扭的水道和急流。

从他砍伐树木的地方，他可以看见这幢房子。他停了一会儿，眼睛往下看了看。他看见了那块麦地、自己的房子、岬角以及急流。他举起斧头，好像要把斧头砍在树桩上准备喘口气，但他却又砍向另一棵大树，并且又开始摆动起来——他就是这个长长脊背，身着麻纱衬衣，脚穿桦树皮鞋的人。

斧头举起来，又砍下去，从树干上拔出来，又插进去。当一棵树哗啦一声倒下，另一棵树就已经开始颤动。这个人的思绪也随着劳动的节奏而起伏。一会儿这样想，一会儿又那样想。但是不管怎么样，思绪总是从刚终止的地方继续，又在刚开始的地方结束，因为要摆脱那些想法或者接受那些想法总会遇到同样的困难。

“难道我们又非得怒气冲冲地分手吗？——难道她一定要说这样刻毒的话吗？她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尽管她说的是事实——她说我是‘驼背老头儿——罗圈腿——尖下巴’，我有什么办法呢？先天的缺陷我是无能为力的。你嫁我的时候，你是看见的。你到我家时，你是知道的。你知道我的左腿是瘸的——然而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他停止砍树，把斧头放在地上，并且坐了下来。

“没错儿，我是老了。我从来也没有吹嘘过我的外貌。但是，难道她的眼睛就非得像凶暴的恶狗那样闪动吗？即使我抚摸一下她的肩膀，难道她非得对我大发雷霆吗？说什么‘滚开！别碰我！’她险些用长柄勺子揍我。我只是想抚慰她一下，让她不要再生气——这样我们就可以和解——我总是对她让步，我什么时候对她使用过暴力啦？！”

“以往，当她说了几句刻薄的话，她很快就会后悔，并且会跟

我和解。这次，我真希望她现在能把饭送来，这样一切都会重归于好。当我听到她走来时，我会老远就向她表示，我已经把一切都忘掉了。如果今天她能像从前一样边走边唱，让歌声在林子里回荡，那么我在这儿就会像公牛一样吼叫，像灰熊一样咆哮，以此表示我已经把一切都忘掉了，希望她也是如此。”

他是相信她会来的。暖洋洋的阵风吹得树叶沙沙作响，片刻的歇息使他平静了下来。即使她说了这些话，那也是气头上说的话，或者是别的什么东西惹怒了她，但不是我。就像从前她还是个小姑娘时那样，我会把她抱起来，让她坐在桦树中间的树杈上。她会坐在布谷鸟啼叫的那棵树上，而我就坐在这儿的树墩上，我管她叫布谷鸟，我称她为林中女神——这些东西她很愿意听，尽管装作没有听见似的，而且，当她沿着牛车行驶的小道走时，还会情不自禁地唱了起来。然后她会大声喊道：“帮我一下，尤哈。除非你帮我，否则我下不来了！”——她会像小孩一样紧紧抱住我的脖子，让我把她抱起来，穿过林中空地，一直抱到柔软平滑的青草地上。

尤哈坐在林子里，两手夹在盖着工作服褶边的膝盖中间，眼睛缓慢地扫视着他所砍倒的树木，这时他眼前好像看见了玛丽亚，她光着脑袋，头巾滑落在脖子周围，手里拿着一把他亲手锻造的，很灵巧的小钩刀，她正在剪割树枝，采集洗萨乌那（桑拿浴）时用的桦树枝*，同时他自己正挥舞着斧头朝着粗大的树木咔嚓咔嚓

* 芬兰人在洗蒸汽浴（芬兰语的原文是 sauna，萨乌那，通常译为桑拿浴。）时习惯用桦树枝条抽打身体以促进血液循环。通常把桦树枝条扎成一把一把的使用，称之为浴条。

嚓地砍伐。好多年来，她会这样地来到山上，作为年轻的妻子，为丈夫所开垦的林地而高兴，为他所种植的庄稼而歌唱。于是，令人惊讶的是，干旱从未干枯过这块土地，严寒从未冻伤过这里的庄稼。尤哈知道原因所在：他手中拥有谁知道来自哪个神殿的森林之王——这位来自远方崇山峻岭另一端的卡累利亚*女子。

现在她不再来了，不再让他抱到树杈上，抱到草地上。她不再来歌唱，不再来采集树枝，连饭也不再送来了。从早到晚，她对这个老头儿很不客气。

而尤哈，他却仍然倾听，即使是碎木片从一棵弯曲的桦树上愤恨地飞落下来，他也侧耳细听。他仍然是一边砍伐，一边听。是不是有人在呼喊？——他睁大眼睛，越过他所砍倒的树木，朝着开垦地下方使劲张望，接着飞身跳上他刚才坐的那块岩石。那儿没有人。声音是不是从远处山下他所看不见的地方传来的呢？林地的另一端如果有人走上来，他是会听见的。从林地的另一端，他可以沿着路边的青草地，牧场和耕地一直看到他家的场院。从前他曾经这样空等过好几次，如果不是这样的话，现在他还会等下去的。但是，这次他却拿起斧头继续砍伐——砍啊，砍啊，他多砍倒一棵树，他就越靠近空旷地的下方，从那儿他就能直接看见自己家的场院。为了快些砍到那里，他砍伐最边上的树木。一棵树接着一棵树轰隆轰隆地倒了下来，它们吼叫好像不仅仅是因

* 卡累利亚可分为东部和西部。东卡累利亚为俄国领土，西卡累利亚与芬兰接壤，有一部分是在芬兰境内。卡累利亚大部分是宽阔的平地和沼泽平原，南部狭长冰碛山之间有指状湖泊和沼泽，北部受冰川侵蚀，形成数千个湖洼地和许多湍急的溪流，森林覆盖面积达85%以上，沼泽区多泥炭。

为自身的垮台。

没有人从那个方向上山来。母牛躺在山下阳光照耀的牧场上，两条小船在湖中慢悠悠地行驶。第三条船跟在后面，靠近岸边的阴影处，好像潜伏在那里似的。尤哈很快就发现这两条船是来自俄国，它们是贩卖日用品的货郎船。从船航行的方向他可以判断，这两条船是不会绕着岬角而冲入急流的，而是为了绕过急流而在尤哈家的岸边停靠，并且把船和货物从地面上搬运过去。这样他们或许需要一匹马。他是否应该下去呢？噢，让他们征求玛丽亚的许可自己从牧场把马牵走吧！他们知道该怎么做。第三条船好像是烧炭人的木船。

他转过身来，朝着林地的上方又砍倒了一排树，接着又往下砍伐，回到了下方。还是没有人来。不过，为什么要有人来呢？他又砍到了上方。现在他觉得该休息一下了，他又坐在那棵长有树杈的桦树下的石头上。尤哈该重新整理一下他的思绪，该好好考虑考虑，现在发生的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但是，他的思绪放荡不羁，他压根儿控制不了。

“从前，不管我在多么遥远的地方干活儿，她总是会把饭送上山的。她带来的是烤鱼片，一桶酸牛奶——现在她觉得我老了：‘驼背老头儿——罗圈腿——尖下巴！’也许是这样。不过，尽管她贫穷，一无所有，而我不得不给她盖房子，为她开荒种地，在泥沼地里苦干，但是我什么时候因此而责怪过她了？只要这个人是男子汉，长得怎么样，年龄有多大，这有什么关系呢？难道至关重要的不是他能做什么，他能有什么作为吗？阴冷的林子里的房子难道不是我盖的吗？房子周围还有马厩、围栏、萨乌那屋、

谷仓、一匹马以及五头母牛，难道这一切都不是我干出来的吗？瞧这座房子，它就位于急流旁边，阳光照耀下的林间空地之中，在湖水环抱的岬角之上。

“请玛丽亚告诉我，还有谁会给一个来自外来部落的女乞丐，一个弃儿，修建起那么多的东西？如果她在她自己的家乡当女奴，在老熊山村当仆人，这样对她会不会更好一些呢？请她告诉我吧。可是，我得到什么样的回报呢？我还不老的时候，当我还没有气喘吁吁的时候，她还是很乖的——也许她认为这样就算报答我了。”

尤哈已经感到后悔。“我为什么要责怪她呢？那时候她还是个孩子。我年龄比她大，应该更懂事儿——如果她能跟我一样对同样的事情感到高兴，那有多好啊！如果她能说：‘你又开垦了一块林地，这将是一片广阔的庄稼地啊！’要是她能这样说就好了。但是，她不会这样说的！”他停止了思索。“没错儿，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孩子！就是这个原因。她渴望有个孩子！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她如此表现的原因。我们没有孩子，而且将来也不可能有了！她不想生的话，我们怎么能有孩子呢？”

此时，他听见林地下方有人在砍伐，但是在乱砍，好像不知道怎么砍伐似的。尤哈呼啦一声跳了起来，不过他看见的只是颤动的树枝。会不会是玛丽亚？会不会是她给他送饭来了？是不是她开始在采集桦树枝？也许她在那儿已经很长时间了，而他却压根儿没有注意到。

这个人不是玛丽亚，她是卡依莎。会不会是让卡依莎先走，然后她带着午饭跟着上来？——不，不是这样，卡依莎已经把饭

带来了。

女仆开始打开装有午饭的布袋，但是尤哈却对她说他要回家了。让卡依莎留下来砍桦树枝吧。他觉得他再也砍不动了。这不是星期六吗？还要去撒渔网呢。“我从这棵树上砍一些桦树枝。”但是，此时他好像又看见了玛丽亚，他看见这位年轻的主妇正在从他刚砍倒的桦树上砍树枝，她光着脑袋，头巾围在脖子上，就像一棵细长的桦树，体态婀娜，亭亭玉立。尽管她有一双褐色的眼睛，黑色的头发，深色的皮肤，但是她比任何人都俊俏迷人。她把树枝捆成一捆，然后放在路旁。她把双手叉在腰上，扭过头来，笑着说：“瞧，尤哈，怎么能让小羊一个冬天嚼这样的东西！”当把树枝码在路旁后，他们就一起回家了，胳膊窝下夹着一大把洗萨乌那时用的桦树条。他们一起穿过已经播种的麦地，一边走，一边唠叨，明年要在这儿开垦一块地，在那儿再开垦一块地。只要他们生命不息，他们就要努力不懈，一直要把整个山头都开垦完，让松树林变成有叶林，而只在山顶上才留下光秃秃的岩石。他们会富裕起来的，这个有钱的老头儿，他将盖一座漂亮的房子，教区里是最好的，不过也不是什么豪宅——“让我们这样干吧，就是要气气你家那些趾高气扬的族人。”是的，他们就是这样干的。此时，玛丽亚走在他的前头，她手里挥舞着桦树条，飞身跳过了围栏。

那时候，尽管她心里也许是这样想的，但她并没有说：“驼背老头儿——罗圈腿——尖下巴！”不管怎么样，现在我并不比那时候有什么不同，我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

我们以往共同高兴的事儿现在不能使她高兴了，没有一件我

感到高兴的事儿能使她高兴起来。早晨，她从她的小屋里走出去干活时，就是满脸怒色，晚上，回她的小屋去睡觉时也是怒气冲冲，并且还把门关上。我该不该带她去见教区教长呢？这位教长主持过我们的婚礼，还拉着我们的手祝我们幸福。她会不会去呢？教区教长对付这样的天生尤物会有什么办法吗？

这就是尤哈重复不停的思绪。不管他怎么想，他还是摆脱不了，就像在荒原上跋涉的牲口那样，最终还是走投无路。

眼前的路首先是往下走，穿过黑麦地，沿着一片嫩绿的青草地向延伸，然后穿过矮树丛往下进入洼地，那里能听见急流的咆哮声，透过树丛能看见滚滚的水流。急流在一片比较茂密的树丛后面消失了，接着这条路就往上通向牧场，经过牧场进入尤哈家的场院。

玛丽亚正在牛栏里挤牛奶，她直起腰来，想看一看，沿着院子与谷仓间的小路走过来的是谁，然后又蹲了下来，什么话也不说。不过，她还是冷冰冰地瞟了他一眼，嘴角苦涩地一撇，就跟锯齿一样难看——她还没有消气呢！她身上还穿着破旧不堪的晨服，她在这样的情绪下总是这样穿的。她还没有对她所说的话感到后悔。看起来她好像还准备把这种刻毒的话再朝我说一遍似的。她也许还在这样想：这个驼背老头儿，这个罗圈腿来了。当尤哈穿过场院走进厅堂时，他觉得他每走一步，他的背脊就好像被一支支利箭射穿似的。

他从餐厅里拿了一块面包，随手从渔具棚里一把抓起渔网，走到湖边，并且把小船推到湖里。

玛丽亚看见尤哈走了过来，她觉得她应该说几句好话，但是，

就像干巴巴的树皮面包一样，一下子就卡在喉咙里了。而且她那股倔强劲儿跟着发作了起来：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不会改变的！我对此也是一筹莫展！要我改变也是不可能的！即使把我抛到急流中，我也不会改变！即使他像条狗那样求我，要我对他好也是不行的。

我觉得他像个呱呱叫的青蛙，而我也是一样，对此我有什么办法呢？——不，我不说了，我什么也不说了，我不再开口说话了！不过，他为什么要向我求爱呢？他应该满足于把我当作女仆对待——他为什么要引诱我步入婚姻的殿堂呢？

当她把充满泡沫的牛奶倒入夹在双膝之间的奶桶时，她的脑海里就像海浪一样汹涌澎湃。就在这时，她看见一个陌生人靠在围栏旁站着，此人身材修长，嘴上留着卷曲的络腮胡子，说话带有阳刚之气，很有风趣，音调非常优美。

“喂，姑娘，我能在你们家过夜吗？你能让一个走远路的人在这儿洗个萨乌那澡吗？”

第2章

当尤哈撒网后回家时，他看到萨乌那已经烧热了，洗澡用的水已经装满，一捆木榻上用的麦秸已经竖放在门旁。萨乌那屋里的木榻上已经有很多年没有铺麦秸了！看来她已经消气了！她知道我喜欢这样做。连浴条也扎好并排放在门厅的长凳上，而且的确是用我带来的桦树枝条编扎的。一把是给她的，另一把是给我的！她会亲自来给我洗澡，不会派卡依莎来的。我们将坐在

一起吃晚饭——而且她不会把她的房门闩上了。

突然，尤哈感到他的房子焕然一新。当炉灶冒出熊熊烈火时，刚才还是阴冷黑暗的厅堂里顿时光芒四射，好像整个世界都变得红彤彤的：那儿是厅堂，中间是门厅，那儿都是储藏屋，一个是最小的，还有不大不小的和最大的。那儿是马厩、牛棚和谷仓，中间有条小路，马厩和牛棚的外边是围栏，围栏里母牛在反刍时铃声叮叮当当响个不停。那儿是干干净净的场院，农舍后面是松树林。他为玛丽亚所干的一切都没有白干，不是吗？这一切大概她不会拒绝吧，这一切也许她又喜欢上了——因为麦秸已经放在门旁，浴条已经放在门厅的长凳上。把她过去说的话忘掉吧——我们这儿讲话，谁也不可能字斟句酌啊！尤哈看见玛丽亚从厅堂走了过来，身上穿的不是破旧的工作服，而是节日的盛装，好像在迎接客人的到来。此时，他完全相信，现在一切又重归于好了。她不是在接他吗？她先朝她的小屋走去，但却转向通往湖边的小道，她简直是朝着他急匆匆地奔过来的，好像见到他非常高兴——尤哈，你终于来了！

“烧炭人正在厅堂里等着你呢！”玛丽亚说，脸上容光焕发，眼里露出了激奋的神情。“但是，千万不要同意他们的打算！他们对卡累利亚人不怀好意。”玛丽亚的眼睛里一点儿也没有刚才在围栏里挤奶时所流露出的那种神情。

坐在厅堂里的是几个浑身沾满烟垢和焦油的烧炭人。夏天，他们在湖区两岸松树林里为沿岸的农户烧制木炭和焦油。尤哈认识他们，因为他们来到他的农场购买粮食。冬天，他们设陷阱捕野兽，偷盗驯鹿，一直游荡到拉普兰的边境。这些人处于半游击

状态，但是跟尤哈他们总是千方百计保持友好关系。这次，他们一定有什么特别的打算，因为他们坐在厅堂里，神情鬼鬼祟祟，不停地卷裤腿，用脚尖敲击地板。

尤哈坐了下来，等他们开口。其中一人悄悄地挪到他的身旁，黑脸上的眼睛闪闪发亮。

“喂，当家的，熊已经被我们围住了。”

“金光闪闪的毛皮，这样的熊以前从来也没有抓到过。”另一个补充说，“他们每个人口袋里的钱包都是鼓鼓的，船上装的一半是货物。”

“他们只有三个人，而我们有六个人。”

尤哈马上明白他们的意思。

“别去碰它们。冬天，你们哪里能把它们围住！就算把它们围住，如果万一从巢穴里逃出来，你们追不上的。”

“他们逃走不了的！前腿和后腿都用绳子捆住了——就像麦子袋那样，呼啦一声被推到了船底——把船从岸边推开，让它随波逐流吧！这是急流冲击的缘故，谁也不会置疑的。”

“他们在岸上数钱，”第三个人插嘴说，“这是横财，不是吗？”

“对俄国佬不用在乎，”第一个人又说，“这次我们大概可以在他们身上抽一次税了。”

“难道你们以前没有这样做过吗？”尤哈问道。

“我们从来也不像他们那样！去年冬天，他们是怎么对待我们的？我们在莱伯山的山坡上有满满一屋子的猎物。他们却把它洗劫一空，只剩下一张松鼠皮来气气我们。”

“就是这些家伙？”尤哈打断了他们。

“我们并不确切知道是不是这些人，但是我们知道他们都来自同一个地区。”

“去年万圣节在基安泰放火烧房，大肆破坏的人也是来自同一个地方。”

玛丽亚已经走了进来，她正在炉灶旁边忙碌。

“刚才有一个人来我们家，他问能不能在这儿洗萨乌那澡并且过夜。”

“你同意了没有？”尤哈问道。

“以前我们从来也没有拒绝过，不是吗？他问能不能买点儿麦子。”

“是哪一个人？”其中一人问道，“是那个又高又大的家伙吗？”

“他个儿很高。”玛丽亚说。

“黑头发，卷曲的络腮胡子？”

“哦，大概是。”

“你可得提高警惕，”其中一人热情地，几乎有点儿兴奋地对尤哈说，“他们假装来做生意，同时仔细察看你们的家，你们屋里的东西。今年，他们来买东西，明年，他们就会来抢东西。他们洗劫一空后就会放火烧房子，把没有烧死的人都抢走去当奴隶。他们这样做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我不信他们会这样对待我们的房子。我们一直跟他们和平相处，我们将继续这样做。让他们先开始吧，我决不会开第一枪，我也不会让别人这样做。你们在别的地方怎么做，我不管，但是在和平时期，只要我能听得见叫喊声，我绝不允许在我的地盘抢